

席娟柔情系列

悍女

闯

情关

席娟



(苏)新登字 007

悍女闯情关

作 者:(台湾)席 绢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:滨海县第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2
字数:110,000 1995 年 2 月第一版
印数:30,301—40,3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816-5/1.779
定 价:9.80 元

席娟柔情系列

- ① 悍女闯情关
- ② 温柔的沧桑
- ③ 梅之恋歌
- ④ 噢，亲爱的
- ⑤ 缱绻三个世纪
- ⑥ 爱情满天星
- ⑦ 跷家顽女
- ⑧ 求爱阵线联盟

萍水相逢缘字起

痴郎真意唤红颜

弥坚执着一份心

滋润芙蓉抹芝眉

有一个男人,他亲自采下一千朵玫瑰,然后把这一堆花瓣平铺在一张双人床上,他的心思是企图搏得在气头上的女朋友嫣然一笑,结果他成功的令对方感致力的泪潜衣衫。

当云告诉我这一小段故事时,我的心情也正好处于最低落的时候,所以很容易产生感触。

后来我才知道一赞同朵玫瑰是代表着一千个歉意。

其实这故事听起来很平凡,但却很美,很浪漫,但它确实感动了我,为着那男人执着的爱,与那一份永恒的深情——

★

★

★

★

1

生命泉源的背后,有人说是依赖这份斑驳的爱情而得以存活。而生命的价值,绝对没人敢用天秤去衡量。

我有一个朋友,他的家住在很遥远的地方,那个遥远的地方叫做——天堂。

志煌在十九岁那一年出车祸逝世了,死因是犬脑淤血。

当时我徘徊在医院的走廊上——没哭，不知为何就是哭不出来，但是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第一个夜晚，他出现在我梦里，站在一片白雾之中，用一双无助的眼神看着我，沙哑的嗓音告诉我说：“这地方冷的像北极，我觉得好冷，也觉得非常迷罔，非常旁徨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如梦似幻的地方，没人能告诉我何去何从，我不知道往后这一条绵长蜿蜒的路，究竟该如何走下去……”

梦中清晰的声影，令我心酸的泪流不止，虽然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梦，但却教人感到非常心疼。

而十九岁！这数字应该是拥有灿烂的年华。所以我常常会想，他父母亲肯下赌注赌一赌开刀这仅存的机会，或许他不会不声不响悄悄地走掉，走的那么突然，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，就画下人生最后一个句点。



世间事事难料，变化无穷，这本《悍女闯情关》中，隐藏了许多真实性的内容，只是我在下笔时做了些许次序上的更动。

因此，我非常感谢“新月”徐肖男小姐肯给小女子这个机会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真的很往她！因为有她一再的鼓励以及

教导之下,让我没有放弃爬格子的热衷。

其实在开始尝试写作的过程里,我不断的观察恋爱中的男女【发觉到人性最弱的一面居然是感情和自尊】

无论你是株长在沙漠中的仙人掌花,或是一朵带刺的蔷薇,还是温室里的玫瑰,即使是朵受尽风吹雨淋的无名小野花。女人的一生似乎全都是在追求一份无止境的爱情,祈盼的仍是能获得一丝宠溺、呵护和安全感。

我一直无法真正了解,究竟男人们懂不懂女人的心慌如玻璃,妖弱的一碰即碎?如书中的女主角采妮。(注:万万不可模仿她的傻劲)

写到这里突然发觉,我的废知似乎太多了些,不晓得朋友们是否觉得我这个人很啰唆?其实…嘻!怪不好意思的,还真有那么一点点……千万不要想的太远,真的只有些啰唆而已。

好吧!就此收笔了。

最后,祝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同时希望你(你)能喜欢这一本书,祈盼着——

A

西元——一九八三年，春天。

站在十一楼顶“儿女墙”上的夏山河，望着楼底下大马路上拥挤的人群，他的手脚开始发软。由人群举首仰望指指点点的举动，他知道那叫做“好奇”，是一种看热闹心态的好奇。每一个人仿佛是在观赏一场世纪大戏——战楼——。

夏山河的喉头发紧，他突然想要喝水，很渴望自己手上能有一杯水。楼下攒动的人头，令他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，人类本能的惧高心态油然而生，他实在无法去推算十一楼会有多高，只知道那个高度必定是会摔死人的。

一幕幕的坠楼惨状开始在他的脑中浮现出来，夏山河感觉到自己手脚不仅是发软而已，它们已开始起了战怵般的抖动着。

或许眼珠子会凸出来？

或许脑袋会开花！就像一粒粉碎的大西瓜般。

总之，他知道一定会死的很难看，老实说他也鼓不起多大的勇气跳下去。他回过头，去那些正在逼视着他的“坏蛋”。人群中夹护着他的妻子，她正凄仄的哭喊着，求他别那么傻，求他千万别轻生。她椎心泣血的模样，确实的打动着她，但那也只是短暂一刹那。

因为眼前这些穿制服的警察在逼他，还有……“罪魁祸首”的应品谷也在逼他……想到这里夏山河心一横地将脚又往楼边跨出一步。

而应品谷呢！他以为他自己是什么？！他只不过是个自命清高的家伙！今天自己会被逼人绝路全是因为他。

“山河，你先下来，~~有~~许咱们私下慢慢谈，我不告你了，下来，听我的话，一切局面都可以挽救你。”应品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边而且正一步步地向他靠过去，他伸出手来试图想将他拉下来。

“说谎！”夏山河大吼，“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呀！那么好骗！我已无路可退了。好多警察，这么多……”夏山河用着颤抖的手，指着围观的人潮，忍不住的呜咽起来，“他把警察都找

来,无非是想跌我回去吧?不!我不要坐牢……宁愿死也不愿蹲牢房……可恶!你们这些坏人存心想逼我跳下去……”

应品谷再跨前一步,夏山河警觉性的大吼了起来。

“你不要过来,我真的会跳,不信,你试试看,我会跳下去。”夏山河疯狂的嘶吼着,他胡乱的挥动着双手,“我已经毫无选择的余地了,一点也没有……”

“好,我不过去。”应品谷看他发疯似的,吓得心都快由口里蹦出来了,“危险!别动……你好歹也替韵如想想,你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在家等着你,她们需你,爱你。想想看,如果你这一跳,将会会失去什么?”而她们母女俩将会如何?”他举手对天,接着又说:“我发誓——再给你一次机会,绝对不进行法律诉讼。来!把手伸给我,相信我,一切都会没事的。”

应品谷伸出双手,等待着他,看着他的眼神由激动恐惧渐渐转变为柔和,应品谷相信夏山河已经放弃自杀的念头了。

夏山河的心的确开始动摇了。他想着,“是呀!他身边有个贤慧的妻子,乖巧的女儿,幸福美满的家庭,他不该为了一点芝麻小事而自寻死路……不!不是芝麻小事,盗用天文数定的大笔公寺,并不是小事,不是!但也不能怪他,不能这么狠心地下令拘捕他……当时只不过是财迷心窃,这不能怪他

呀！或许真的会没……没事的，可以安心地把双手交给应品谷，可以的……起码他此刻是真的希望自己活下去，可以不用犹豫的去信任此人，可以的……”

正当他随着自己的意识想伸出手的同时——他的身子突然大大的晃动了一下。

夏山河的身躯，倏地整个往后倾——

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，非但围观的人群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连离他不过三两步的应品谷也无法及时的促住他。

应品谷双手一扑空，在那一瞬间惨白了脸，他的身躯趴在短墙上，两眼发直的瞪视着夏山河直直的往下坠，耳边那一声凄仄的长叫声震住了他，令他只能粗重的喘息着而无法站直身体。

夏山河坠落的身子，摔在人行道的方砖上，发出的声响并不大，但在应品谷的耳中，却令他有如受重锤敲击般的剧震，震醒了错愕中的他，正当他回过神来想要转身冲下楼的同时，背后一个充满悲恸的声音在燥热的空气中爆裂开来。

随着声音在他身后有个大约十三岁穿着学生制服的小女生，气喘吁吁的冲过来。她抓住应品谷的衣裳，目光尽裂的瞅着他，扯着、抓着、咬着、哭着，开始捶打他。

“你这个杀凶手，为什么要害死我爸爸……为什么要找警察来捉我爸爸？杀人凶手……杀人凶手……我要替爸爸报仇，杀人凶手……”女孩疯狂般的哭喊。

小女生的后头跟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。约在七岁左右，有着一双灵活晶莹的大眼睛，郑曲的长发分别扎了二条麻花辫，身穿一套粉红色的小洋装，漂亮的仿佛落人凡间的小精灵。她看见大女孩往自己的爸爸身上扑打，小小年纪的她虽然心中充满疑惑，但却也反应迅速的拉住大女孩的手。

“菱姐姐，干嘛打我爹地，菱姐姐变坏人了。不要打我的爹地……不然……不然……我咬你。”小子孩气急的以威胁的口吻道。

夏菱并没有停手，于是小女孩便毫不考虑，张开一口小钢牙，狠狠地往她的手臂上咬去，夏菱痛叫了一声松手后退了
8 步，同时用力甩开抓住她手臂的小女孩。

“小妮，怎能咬菱姐姐呢？”应品谷一步跨到跌倒的小女孩身边，把她拉了起来，却仍不忘出声责备。

“中是，菱姐姐欺负您，我要保护爹地。”小妮像一个小大人似的，头着长而又卷的睫毛天真的说。

看着她稚气的要爱模样，令应品谷忍不住亲了一下她的

小粉腮：“小妮，爹地壮壮，不用小妮来保护，菱姐姐只是……”

应品谷眼里充满爱怜的哄着女儿，欲开口解释，想想她也不懂便吞回来，转脸看着站在一旁正以足以杀死人的眼光盯视着他的夏菱。

“小菱，我们先下楼去……。”应品谷伸手过去却被夏菱拨开，同时也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你不用再装好人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爸爸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终有一天我要你为今天所做的事付出代价。”夏菱恶狠狠地说完，掉头往楼梯间奔了过去，一转身便不见了。

“夏菱……”应品谷叫了一声，正想追下去，但抱着女儿却令他无法迅速的奔跑，看着夏菱消失在楼梯间应品谷停步呆住了。

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才不过十三岁大的小少女，居然会吐出这么尖锐的话来，而且，她那一双因为愤怒泛红的眼睛，令人相信她真的什么事都做的出来。

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酷的事，她什么都不明白，却一味的认定自己就是害死她爸爸的凶手。上苍未免太爱捉弄人！十三岁是个似懂非懂的年龄，不应该有这么痛苦的人生经验。应品谷顿时有点鼻酸，不自禁的自责了起来，尽管这一切实在

不该算在他的头上,于是他作了一个决定,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,自己能用全部的爱心去弥补夏菱所损失的一切。

更不希望如夏菱所说的,让仇恨深植在这个小女生的心里,他想到方才夏菱瞪视他和女儿应采妮的目光中,他心中的惊悸又升高了起来。

B

十二年后

清澈星空，一轮银色的弯月高悬于广泛际中。

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打破黑夜的静谧。

“噢！明白……耶耶！‘蓝色狂想曲’……好，等我半个钟头……我像会失约的人吗？……行！任你们宰割，收线啦！”应采妮声音小的像猫，然后轻挂上话筒。

她飞快地换上一套牛仔装，拿起梳子随便地流了几下她那一头乌溜溜的发丝，而后以“三寸金边”似的步调，拎着长筒马靴，小心翼翼地转开卧房的门把，探出脑袋左右各梭巡了一扁。

“哈！果然全家都进入梦乡。”应采妮兴奋的想着，差点儿低呼出来。她连忙捂往嘴巴。然后做贼似的踮起脚尖往外

走，轻悄的爬下楼梯，一步一步走过客厅，拉开大门，一脚踏出之后，她深深地吐了一口大气，抖着肩膀偷偷的笑着。

看来今晚又可疯狂一夜了！应采妮正暗自得意着。

“捉到你了，小妮子。”突然由她身后，传来低沉的一阵嗓音。

应采妮吓得缩紧脖子，张大了口差点叫了起来。

糟！完了……打破鸡蛋被逮个正着。应采妮在心中嘀咕着，她作徐转过身子，脸上迅速的堆满着撒娇的笑容，一双清澈的大眼却滴溜溜的转动着，她正在思索着如何应付站在身后慈祥的父样。

“亲爱的爹地！这么一个宁静祥和的美丽夜晚，您竟然还没有沉入梦乡！”应采妮故意怪声怪调的对着父亲说，她的眼睛却暗暗的在观察着父样的表情。

“你这个丫头，这么晚了还想溜出去？”应品谷心里好气、又好笑。

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笑出来。要装出一副非常严肃的姿态，来压制眼前这位宝贝女儿，可惜，他的伪装被采妮轻而易举的视破了。

跳起娇小的身子，应采妮挽住父亲的胳膊，撒娇努嘴的

说：“哎唷！老爸，人家才不是想溜出去玩呢！少冤枉你女儿，我是因为……因为肚子饿。”

噢！笨蛋！真是笨蛋！怎会想出这么一个不入流的理由来？应采妮话才出口便知不对，她气得举手赏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耳光。

“没话可说了吧？”应品谷垂眼斜瞄女儿，想笑却又强忍住，一定要强挤出威严的模样，“你这个小妮子，是不是愈是深夜你精力就愈旺盛。”

“爹地呀！”她撒娇的扭着身子，扯着父亲的衣角。“你就让我出去嘛！人家朋友约好了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顶多不超过三点就回家？”

应品谷看她脸上的梨窝荡漾起来，歪头眨着大眼看着自己，他的心差点软化下来，但是最后的“不超过三点”却又令他为之气结。

“不行！”他挺挺胸膛，摇着头，语气十分坚定。

“爹地！求求您啦！爹地……”

应品谷闭上眼睑，很坚持的摇着头。

她嘟起嘴来，心想老爷这回可认真了，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，有了主意。

“那么咱们来个交易，明天我开始去公司上班，不再这样子整天无所事事，您呢！就通融一次，放我出去，并且不许告诉妈咪，OK？”应采妮不死心的说。

“你以为老爷我还会再上你的恶当吗？”应品谷斜睨着这个令他又爱又气的宝贝女儿，“你不纪录太多了，信用不佳，拒绝往来。”

“别这样嘛！亲爱的爹地！这一次真的会守信用的。”应采妮使出胡缠的本领。

“真的吗？”应品谷松动了，他一向拿这女儿没办法的。

“真的。”应采妮一见有机可趁便赶忙加强攻势，“小妮子一言既出，什么玩意都难追。”

“好，不过时间得改一下，一点半以前一定得回来。”应品谷拗不过她，终于答应了。

“两点如何？”应采妮得寸进尺。

“没得商量，再要讨价还价立即收回成命。”应品谷把声音提高了些。

“好好，别嚷嚷，吵醒妈咪可就糟了。”应采妮眼看诡计得逞了，不敢再说转身便要开溜。

“记住一点半，逾时不归，明天可要跟你算总帐。”应品谷